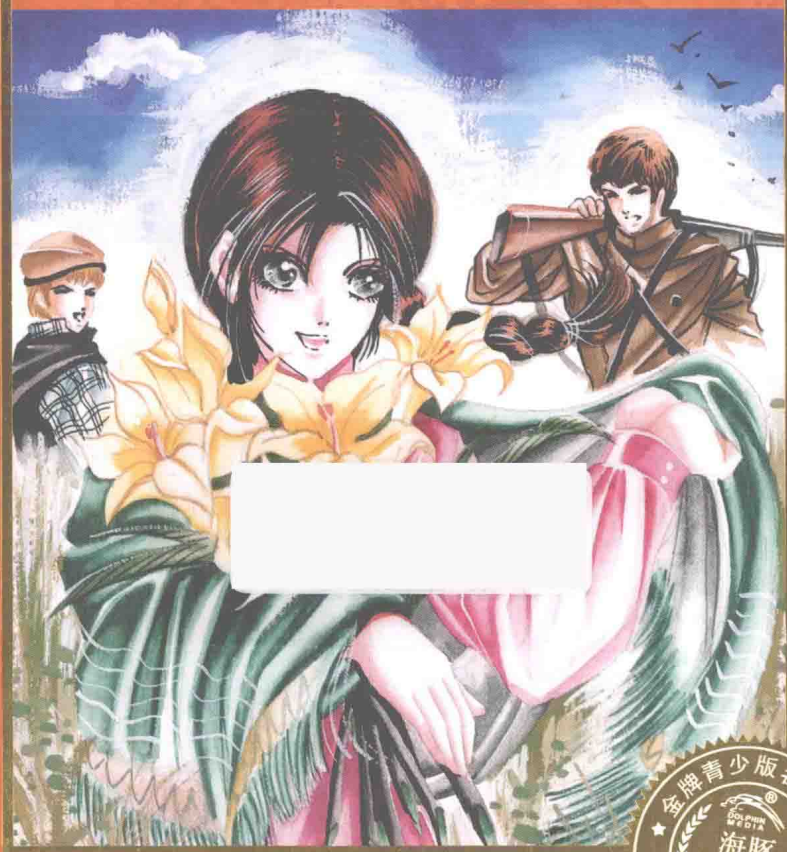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青年近卫军

QingNianJinWeiJun

·青少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牌青少版名著
海豚
文学馆

持续畅销10余年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青年近卫军

[苏联]法捷耶夫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年近卫军 / (苏) 法捷耶夫著; 宋爽改写. —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2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22-8

I. ①青… II. ①法…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351 号



青年近卫军

(苏联) 法捷耶夫 / 著 宋爽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萍 叶朋

绘画: 孔婷婷 效果制作: 黎婧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7.75 印张 彩插 7P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22-8

定价: 15.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前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曾在 1946 年获得前苏联国家奖。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军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 1940 年克拉斯诺顿城的地下斗争的史实为基础，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史实，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廖莎、刘勃卡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琴科、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

在小说里，作者恰如其分地描写了谢廖莎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勃卡和谢尔戈等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以及普罗琴科和卡佳等处在患难之中的夫妻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

都是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

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处处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展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现在，经过我们改写，使情节更加紧凑，更适合青少年阅读，相信青少年读者们一定会喜欢。

目 录

—————

第一章	硝 烟	1
第二章	撤 退	8
第三章	跋 涉	12
第四章	坚 持	19
第五章	渡 口	25
第六章	伤 员	30
第七章	沦 陷	38
第八章	仇 火	46

第九章 斥 敌	66
第十章 工 厂	82
第十一章 联 络	91
第十二章 刘勃卡	101
第十三章 出 卖	113
第十四章 突 围	117
第十五章 长 夜	126
第十六章 宣 誓	136
第十七章 指 示	144
第十八章 传 单	154
第十九章 锄 奸	164
第二十章 亲 人	173
第二十一章 营 救	182
第二十二章 节 日	194
第二十三章 晚 会	205

第二十四章 搜 捕	217
第二十五章 牢 房	225
第二十六章 永 别	233



第一章 硝烟



1942年夏，卫国战争的第二年，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克拉斯诺顿城。

一个普通的中午，广袤的原野上忽然刮起炽热的大风。热风吹过井架，吹过矿村，吹皱村外起伏的河水。

穿着雪白上衣、梳着两条大辫子的邬丽亚，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指着河边的百合花对她的女伴说：

“瓦莉娅，你看，它是多么美啊！就像是雕刻出来的一样，可它们又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精致优美，人类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花瓣中，白色里带着一点儿黄色和粉红，又透着点儿天蓝色……”

“你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邬丽亚，我们应该赶紧和其他人汇合！”瓦莉娅着急地大声喊着，有点儿上翘的鼻子正因为着急和不安微微颤抖着。瓦莉娅不断在岸上搜寻着走散了的同伴，喊了一声：“喂……你们在哪？”

就在这时候，远处的炮声又隆隆地响起来，好像是从西北

方，伏罗希洛夫格勒传来的。

“又来了！”瓦莉娅不安地说。

“又来了……”邬丽亚低声重复着，“这一次他们会冲破防线吗？去年的炮声可没有离我们这么近！”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儿。

远处的炮声不断轰鸣着，连河边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响都让姑娘们的脸上多出一丝不安。

“你还记得以前的草原是多么美吗？你还记得吗？”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莉娅轻声说，“落日的余晖，成群的牛羊，一切都是那么祥和平静！”

“是啊，是啊……你知道的，我最喜欢我们的草原。可是，昨天虽然看到了落日，但紧接着的却是，汗淋淋的马匹、巨型大炮、无数疲惫的红军战士和伤员，我心里痛苦极了……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看人。你注意到了吗？”邬丽亚痛苦地喃喃自语。

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忧伤的眼睛对望着。

另外六个姑娘也在炮声中，纷纷朝河边跑来，准备回家。

就在这时，瓦莉娅突然说：“你们快听听，是飞机！你们听见了吗？”所有的姑娘们连忙抬起头，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响声，极力要在天空中看到飞机。

这种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像低沉的嗡嗡声。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米列罗沃已经被放弃了，

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又偷偷倾听着远处的隆隆炮声，炮声似乎越来越近了。

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谈论着关于战争的各种可怕传言，似乎德国鬼子马上就要来到克拉斯诺顿，到五一村来了。

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打断了姑娘们的谈话，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和树皮也纷纷落下。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另一个姑娘的眼睛睁得大大地说。

这时，又是接连两声巨响，吓得姑娘们脸色有些发白了。姑娘们边朝村里跑去，边回想着最近的战事。

去年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郭丽亚·葛洛莫娃、瓦莉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虽然在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但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她们似的，没有给姑娘们一点缓冲时间：她们开始习惯外来人员住在她们的家里——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即便是在防空队里值夜班，遇到敌机空袭，她们也不会感到心惊胆战；姑娘们甚至学会辨别兵种、军衔和武器，仅凭声音，就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有次，瓦莉娅轻易地分辨出“米格”飞机和德国鬼子的“容克87”。

刚跑进城，她们就发现在村子和矿场之间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挤满了人：公路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无



数和人和车轮掀起了红色的尘土，曾经清静的上杜望纳雅车站里，塞满了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在妇女和孩子们的哭泣声中，学校和保育院的孩子们离开了父母，和党组织一起撤离的人们伤心地和亲人告别。

远方的硝烟就像乌云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城市附近还有三处地方正冒着黑烟，散发出一股大蒜味。姑娘们离城区越近，这种气味就更浓烈。

这时，姑娘们才发现气味的源头来自顿巴斯矿区的骄傲——新一号矿井。这时的新一号矿井看上去一片荒芜：井架倒了下去，煤灰和煤矸石碎屑腾空而起。姑娘们似乎都能感到大地在晃动，虽然爆炸声已经结束，但是天地间仿佛仍然响彻着巨大的呻吟声，是倒下的井架的呻吟，也是逃难人们的呻吟。

姑娘们终于从巨大的恐惧中清醒过来。

“他们在炸矿井……”

不知道是哪个姑娘突然发出嚎哭，这声音好像是从她们每个人的心中迸发出来的一样。姑娘们来不及说什么，就自然而然地分开了。大部分人往自己家里跑去，邬丽亚却准备抄近路跑进城，去看看共青团区委会的情况。

就在姑娘们要分别的时候，瓦莉娅突然抓住了邬丽亚的手。

“邬丽亚！”她用怯弱的声音恳求说，“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我们回去吧！”她踌躇了一下，又说：“也许会出什么事情……”

邬丽亚只是默默看了下自己的好朋友一眼——不，甚至不是望着她，而是越过她眺望着遥远的地方。她的眼中充满了坚毅的神色，就像是飞鸟在空中飞翔时才有的眼神一样。

看到这一幕，瓦莉娅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迅速把插在邬丽

亚黑发上的百合花拔出来，扔在地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邬丽亚来不及多想瓦莉娅为什么这样做，就和朋友们分开了。

这里的一切都让人难以置信：新一号矿井的井架扭曲地倒在地上，周围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整齐漂亮的升降装置也都不见了。

和一号井紧挨着的居民区里，一队队工人正奔向各自的企业，将设备、财产、文件资料装上卡车。一切所谓“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纷纷从家里走出来，或者站在庭院里好奇地看着撤退的人群，或者走到街上，扶老携幼，赶着他们的马车、牛车加入了撤退的人群中……

邬丽亚一心只想尽快赶到区委会，差点被从拐角驶出来的绿色卡车撞上了。幸运的是，路边的一座小庭院帮了大忙，邬丽亚灵敏地躲到了边上。不过门口站着的一个姑娘差点被邬丽亚撞到了。

那姑娘的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浅黄色的头发下面，小巧的翘鼻子还衬托着一双蓝色的眼睛。这是个喜欢唱歌跳舞的姑娘，邬丽亚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道大家都叫她“刘巴”或“女演员刘勃卡”。

不过，最让邬丽亚惊讶的是，刘勃卡居然打扮得好像要去俱乐部似的：金黄色的头发精心梳理过，卷成一个个大波浪；小手好像是象牙雕成的，指甲闪闪发光，仿佛刚刚修过；健美匀称的小脚上穿着轻巧的奶黄色高跟鞋。

更让人吃惊的是，她摆出一副盛气凌人，又有些单纯可爱的模样，悠然自得地站在门边的丁香花丛旁，不断对正在撤离的人群说着嘲讽的话。



要不是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要不是周围的人都在逃跑，而她却一点儿也没有逃跑的打算，单就是她的这种言论，这副打扮，就一定会被人们认定为最狠毒的反革命。

没人理会她的批评，她也不在意这一点，仿佛只是为了打抱不平。邬丽亚非常欣赏她这种沉着无畏的态度，顿时对这个姑娘产生了信任，跟她攀谈起来。

“刘勃卡，我是五一村的共青团员邬丽亚·格罗莫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很平常……我们的军队今天早晨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各个机关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刘勃卡回答得很大胆。

“那么共青团区委呢？”邬丽亚有点沮丧地问。

“共青团区委会吗？”她反问一句，“共青团区委会照例是打先锋的，一大早就走了。你干嘛瞪我，姑娘！”她生气地对邬丽亚说。过了一会儿，似乎是明白了她的心理，刘勃卡立刻笑着说：“我说着玩的，他们是接到命令才走的，并不是逃跑。”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突然满腔怒火，气愤地问。

“你嘛……按照命令，自然也得离开。”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接了当地问。

“我嘛……”刘勃卡沉吟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给出一个答案，“我还要再看看！”

这时，路上走过来一大群人。这群人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人们纷纷怀着敬意给他们让路。

走在最前面的是新一号井井长安德烈·瓦尔科和他的伙伴：老矿工格里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几个矿工和军人。

他们背着工具，一个个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走着。邬丽

亚突然明白了，原来就是他们炸掉了矿区引以为豪的矿井！

瓦尔科、谢夫卓夫和矿工们一个个如释重负地将工具随便地扔在院子中的花草上——他们明白，不论是令人骄傲的新一号矿井，还是精心培植的花草树木，都将和原来的生活一起完结了。

这时，刘勃卡突然跑到谢夫卓夫面前，用雪白的小手抓住他那双青筋暴起的黑手，叫了声“爸爸”，就和他并排走着。

谢夫卓夫生气地对刘勃卡说：“刘波芙·格里高里耶夫娜，我不是叫你赶紧收拾东西嘛……”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走！”刘勃卡绷着脸回答。

“别胡闹了！你是共青团员，怎么能不走！”

刘勃卡望望一旁的邬丽亚，脸马上涨红了，露出了刁蛮的性格：“才做了几天团员！人家也不会来找我麻烦。再说，我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又低声加上了一句。

“她脱团了！”邬丽亚恍然大悟。可是，一想到自己生病的母亲，邬丽亚的心里也像火烧一样。

谢夫卓夫和伙伴们看着不远处，那里正是雄伟的井架曾经矗立的地方。

“我们怎么能把她炸了啊！她是我们的美人儿，甚至是全国的奶娘……唉！”谢尔卓夫从心底发出一声轻微的长叹，止不住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有的呜咽着，有的低低地垂下头来，就连刘勃卡也放声大哭起来。

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谢夫卓夫和伙伴们一一告别。邬丽亚强忍着令人窒息的泪水，咬着嘴唇，向五一村的家中跑去。





第二章 撤退

· 8 ·

虽然整个郊区还笼罩在撤退时的紧张气氛中，不过市区已经接近平静了。很多人已经携儿带女离开了城市，只剩下一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忙碌地往卡车上装文件和财物，办公室内时不时传出打字机的咔咔声——财务人员仍然在认真核对集体财产。如果不是隆隆的炮声，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机关只是要搬迁到新址呢！

在新建的市中心大楼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仍然在运转着。在委员会工作的人们曾经与人民一起，建设了宏伟的城市、宽敞明亮的学校、环境优美的公园、温暖舒适的工人住宅。当然，还有让全苏联为之骄傲的现代化矿山。但是，在德寇的进攻下，顿巴斯的土地一片接一片的沦陷。近几天来，他们不知疲倦地在顿巴斯最后一块没有沦陷的土地上工作，转移了不计其数的人员、机器设备、文件和其他财产。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在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仿佛

乌鸦抓着他们的心一样。

州委干部普罗琴科正在与战友们告别。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红军军官，他的表情坚定，眉宇间充满了泰然自若的神情。这位军官即将进入正面战场与敌人展开血战，而普罗琴科也将带领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斗争。

这位红军将军满怀激动的心情告别了普罗琴科，登上吉普车，向自己的部队追去。一路上，将军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现在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顿巴斯与斯大林格勒的交通被敌人切断了，部队能否顶住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好像千斤重担压在他的心上。作为军人，他会为了祖国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将军，他必须为战士们的生命负责。尤其是自己的部队确实在后退，而且是在人民的眼前后退的！这是多么恼人的耻辱！

就在这时，三架德国俯冲轰炸机恰好从吉普车头顶飞过。敌机的轰鸣声打断了将军的思索。紧接着，将军就看见一个身穿白上衣，梳着两条乌黑长辫子的姑娘，独自站在公路旁边。她正毫不畏惧地怒视着空中的敌机，从她的头顶飞驰而过。

看着这么勇敢的姑娘，将军的心猛地一痛，不忍心再待下去。催促着吉普车加速向部队驻地开去。

这个姑娘就是邬丽亚，她听说敌机在渡口扔下了炸弹，就匆匆往五一村赶去。

邬丽亚的家就在村边的洼地里。她的父亲从小就来到这里谋生，是出了名的采矿大力士。后来，他在这里与一位哥萨克姑娘组建了家庭，并生下了邬丽亚。如今，父母都已经年迈体衰，邬丽亚那么爱他们，怎么忍心离开他们呢？而且，邬丽亚的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孩子也住在五一村里。邬丽亚非常想参

